随笔

妈妈的手

李绍光

片片老茧镶嵌手指，点点黑星布满手背，薄薄的皮肤，跃动的细筋。这就是七十多岁的妈妈，呈现在我面前的双手。

岁月的沧桑，全在这双普通的手上显现。记得小时候，家乡的村庄大树掩映，野花芬芳，小鸟和鸣，蛙儿歌唱，一派娴静的田园风光。麦收季节，晚上朦胧的月光下，四周静得可怕，沙沙沙，沙沙沙，妈妈挥舞着镰刀，在麦海中穿梭。随着这有节奏的响声，一株株麦子应声而倒，一捆捆麦穗矗立起来，似一行行整齐的哨兵。第二天早上天不明，妈妈就下地割麦了，等到邻居们下地时，妈妈已收完几十拢麦子。在上学路上，我经常见到妈妈推着满满一筐草粪，越岭爬坡，汗水湿透了衣服；拉着重重的木篓，蹒跚前行，石粒磨破了双脚；抡起长长的镢头，刨石垫土，开垦出道道梯田。妈妈抽空就去放牛放羊，山坡上，远远望见她举着小鞭，赶着一群牛羊奔跑，夕阳早已落山，她才背着一大捆草赶着牛羊回家，她还要喂猪喂兔。那时，妈妈天天忙忙碌碌，妈妈与男劳力评一样的工分，她为我们家里挣了很多工分，因此家里才有足够的粮食，几口人才衣食无忧。近几年生活富裕了，妈妈本该歇歇了，可她没有，只见她忙里忙外，天天手闲不着。“人得干活，懒要不得。”妈妈常和我们说。啊，妈妈的手是一双充满毅力勤劳的手。

时间分分秒秒地流淌，妈妈总以她博大的爱托起这个家。奶奶百岁那年，妈妈已是七旬老人，她天天很早就起来为奶奶做饭，一碗热乎乎的荷包蛋端上来，奶奶尝一口，不知咋的又想喝鸡蛋汤，妈妈只好重做，汤盛好了，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妈妈赶紧忙着加调料，有时一顿饭做几次，即便如此，妈妈也从不嫌麻烦。妈妈十分节俭，穿的衣服总是缝了又补，使用的家具总是修了又修，为了买便宜菜，一大早就去特价市场排队，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凛冽的寒风吹得她不时发抖。但是为奶奶买水果，她总是挑选品质好的，价格高的。对于孩子她关怀备至，疼爱有加，记得二十余年前的一个深冬早晨，北风呼啸，我吃罢饭赶忙去集镇乘公共汽车到外地上学，走着走着，忽然隐隐约约听到后面有人喊，转过身去只见妈妈向我这边跑着，边跑边将手中的东西高高举起，在半空中舞动，啊，是煮鸡蛋！一阵猛烈的风沙吹过，妈妈向后边打个趔趄。我赶紧走回去，双手接过妈妈怀中热乎乎的鸡蛋，眼泪刹那间簌簌落下，“包好别凉了，路上吃。”妈妈轻轻地说道，这句话至今令我刻骨铭心！妈妈对子女的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孙辈，妈妈更是百般呵护，乐此不疲。记得我儿子学步时，一天村里娶媳妇，很多人围观凑热闹，新娘突然将糖果抛向空中，人们蜂拥而去，争抢喜糖。身瘦个低的妈妈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人散开后，我看见她几乎趴在地下，牢牢地按住了新娘抛撒的一枚小小硬币。一会儿，她高高兴兴地走到我们面前，笑着说：“新媳妇的钱喜气，对小孩儿好。”第二天，我发现儿子的脖子套上了一个红线圈，那枚硬币端端正正地系在了胸前。牵着妈妈的衣襟，我儿子一天天长大，同时也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啊，妈妈的手，是一双写满温暖慈爱的手。

时间似箭，如今妈妈已近八旬，双手不那么利索，黑发泛起了霜花，身躯日益弓弯，面容逐渐苍老，而内心却滚烫滚烫的，时时刻刻印着牵挂！

清泉石上流（水彩画） 肖一思

乡老眼睛

走进柘城千树园

徐志红

柘城北湖风光好，千树园里花木骄。花蕊含情鸟絮语，小桥流水烟柳俏。千树园如同镶嵌在北湖的一块绿洲，它已成为这座千年古城地标性景观，无论是远方归来的游子，还是久居多年的古稀老人，无不被这里的幽静和美景所陶醉。真正要感受到它的风光旖旎，必须选择一个好天气，放下尘世的拖累，带着一份好心情，走进千树园，那些名贵的树木千姿百态，风情万种，还有那飘香的花蕊，有的浅黄，有的桃红，有的嫩绿，有的青黛，美不胜收，目不暇接，徜徉在曲折蜿蜒的草茎上，满目诗情画意，仿佛使人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体验它的静谧，亲扶它的姿色，闻嗅它的芳香，感受它的繁茂。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驻足期间，那林中低飞跳跃小鸟的欢歌，如同一曲交响乐此起彼伏，纤巧的蝴蝶翩翩起舞，精灵的蜜蜂浅吟低唱，它们的姿态是那样的灵动和自有，赏心悦目，使人流连忘返，切实感受到一种融入自然的惬意！朋友，当你的人生有不如意之事的时候，当你为了生存而疲惫不堪的时候，当你的心情郁闷而郁郁寡欢的时候，请你走进千树园，亲近大自然，调试自己的心情，放飞自己的心灵，与自然对话，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不亦乐乎！

春风得意（国画） 刘发魁

郑地风物

颂列湖

刘文泽

颂列湖位于郑州东15公里圃田村原“列子观”旧址“圃田小学”内。它是为纪念先秦思想家列子所建，南北长不足18米，东西宽不足8米，水面充其量为130平方米，无塔无寺，无堤无柳，无鸟无鸭，人们说“它是圃田小学的一个盆景，圃田小学是蓝天白云下最大的学校。”不过，颂列湖的来历和影响可不寻常。

相传，很久以前，列子观旧址西南50米处，因一场暴雨积存了一片水，占地约80平方米，从此为池，与天地相伴。久而久之，孕育了一串串传说、故事；年年岁岁，水位保持在3尺上下，清澈见底；冬日冒热气，夏天透心凉；池南有石板一块，水面常贴近下边，若水面起泡则天连阴，若水面有尘则刮大风，若水面稍有下降则来年风调雨顺；池水能治病，身上长疮了，眼睛红肿了，用水撩几滴，保准治好。于是乎，人人说“这是老列爷显的灵，今后说啥都不能忘记他老人家。”随之，水池被先后取名“仙人池”、“仙水潭”、“仙人湖”，享誉四方。后来，一些不省事的人搞恶作剧，硬把“仙人湖”折腾得又脏又臭。一天，忽然刮来一阵旋风，“仙人湖”被呼啦平了，大家感到很惋惜。

2002年2月，为得到心灵的慰藉，为纪念先贤，为启迪后生和改善育人环境，学校自筹资金，在“仙人湖”原址构筑水池，易名“颂列湖”。不数年，因风雨剥蚀，颂列湖面目皆非，就这样，不少中外游人仍慕名而至。

2010年2至5月，圃田老集市场管委会、圃田村政府、圃田小学自筹资金，对颂列湖扩建、重修。5月23日，竣工庆典时，天气晴朗、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省市领导与群众互动，场面热烈壮观。

新书架

《深院大宅》

黄丹

《深院大宅》在韩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曾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其影视作品在韩国也影响广泛。作者以自传体的形式展现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百姓为了生存而挣扎以及南北分裂所造成的社会悲剧。大院里的六户人家各有悲欢，人物各有特色；悲苦冷漠中也见温暖希望。“再怎么着，日子也得过下去”。写实的手法、娓娓的叙说蕴藉着作家的悲悯情怀和对战争、生死等人类共存问题的思考，思想深度、艺术水准较高。

文艺理论

唤起星辰的清风 在我的血液中吹拂

宗仁发

在北方，今年经历了七个月的漫长冬天之后，才感受到春天迟疑的脚步。时而袭来的倒春寒，又令那些刚刚拱出芽孢的花花草草的探路者缩头缩脑。国华的诗集《想念麦子》开篇一首《北方的春天》，就是描摹一个北方诗人笔下的春天，地理特征的彰显并非刻意求取，而是诗人内心经验蓄积和酝酿过程的再现。“北方的春天还有多远／我在北方的居室／窥探玻璃以外的你／我的心情／滑落在零度以下。”对春天何时才会到来的焦虑，巧妙地以心情滑落的温度变化来表现，在不经意中完成了生活实景和诗意情境之间的过渡与交接。接下来继续铺展探究这未曾到来的春天时，诗人写到了南方水乡的少女和乌篷船，不过这只是北方春天的流连忘返。尽管这样的寓意有些“强词夺理”，但这也是诗人浓重的北方情结导致的变异和扭曲。经历了梦中的蝴蝶被折断翅膀，经历了水中的鱼儿三月里的相思，春天终于真的来了。于是，“牧羊女清脆的鞭声／醉了农田里耕耘的父亲”，荡秋千的小姐吸引了读书郎的目光，可这一切都是好景不长。一场冷雨过后，人们看见的是落红满地，听到的是幽怨琴声。春天的灵魂短暂的显现，又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溜走。这首诗后面的几节，按照季节的顺序，是在写着夏天和秋天，但沿着诗人的情绪线索寻查，不过是仍在写春的离去带来的种种失落和空虚。从对春来的企盼，写到春去的悲叹，诗人的情怀中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繁华过后，更是平添了寂寞与空旷。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说过：“我们既然得到了进入这个无限广阔的剧场的入场券，关于这个剧场我们就可以说点什么了，只可惜我们的入场券的有效期太短了，它只限定在两个决定性的日期内。关于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说些什么呢？那就是它令人惊奇。”那么什么才称得上是令人惊奇呢？希姆博尔斯卡进一步解释说：“‘令人惊奇’这个定理隐藏着一个逻辑圈套，因为只有那些脱离了众所周知和普遍承认的规范的东西，那些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因此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么说来，一个理所当然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惊奇的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并不是和什么比较而产生的。”诗人要完成的就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非同寻常，将普遍世界引入独特境界，让一般的事实获得哲学意义上的提升。我不是说国华的诗已达到了这种高度，但他对诗和世界的关系理解的方向是从自己出发的，这一点是再怎么肯定都不算过分的。在阅读国华抒写春天的诗作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在貌似寻寻觅觅的婉约情境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古代书生的身影，而且在某个情绪转折处还埋伏着一位豪气干云的壮士。时空的转换，春光的短暂，美好情感的脆弱，名仕的风度不再，英雄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透过这诸多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让人联想到诗人的内心世界里是有一幅和现实世界相对照着的理想世界图景的，虽然它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实现，但在虚幻的世界中构筑一个乌有之乡总是了却了某种寄托，使郁积的情绪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起初，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诗人的作品中融入了那么多古典元素，甚至在《晨雨》等作品中，几乎完全就是运用词的写法了。后来终于明白这是诗人内心向后退的力量驱使，是自我感觉表达的极端强化，这也不宜于用什么写作的条条框框来束缚。里尔克说得好：“艺术作品始终是所经历的某种危险的产物，是进行到底的直至人不再可能继续下去之处的体验的产物。”

在阅读国华这本诗集时，还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诗人故乡意识。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波涛汹涌，人们的故乡渐渐变得面目全非。去年，我曾到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去过一趟，在拜谒先生的墓园，看到黄永玉题写的：“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的墓碑时，我就想其实今天的凤凰已不是沈从文记忆中的凤凰了。嘈杂鼎沸的市声，南腔北调的旅游团队，摩肩接踵的人群，充满垃圾的江水，丑陋的翻新仿古建筑，哪里还找得到一点纯朴与宁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谁也抵御不了时代惯性的裹挟，随他去吧。如果说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的话，恐怕也只能按照杰姆逊指出的方式，“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括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国华笔下的长白山天池、瀑布、美人松、大峡谷，那些堆积的情感就不再显得过分夸张，那诗句的磕磕绊绊也完全超越了语言的顺畅和唯美倾向。故乡在诗人的创作中，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有效的载体。“松花江／我梦中的松花江／香格里拉窗外的／一条城市的围巾／温暖我远方游子的心／于是／我流连你空濛烟雨”。眼前这条从哈尔滨城中流过的松花江是发源自诗人故乡的长白山天池，一句“我梦中的松花江”，就迅速接通了由近及远的地理血脉。于是，那围巾的温暖，那烟雨的流连，都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诗人触摸故乡的一草一木时，个人记忆的碎片就如同一颗颗珍珠妥妥帖帖地串联到一起，闪烁着细微而熟悉的光芒。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科尔沁草原，诗人“记忆的白蚁／不分昼夜地倾巢出动”。在一望无际的大连湾，“我用二十载的青春年华／记忆你一片波澜壮阔的海湾／至今／仍然潮湿我心”。在把酒问青天的夜里，“记忆的和没记忆的／都在第二天酒醒时分／被我重新想象”。连看到秋天树上的一片红叶，也宁愿把它追溯成“是去年的约定”，才在大山怀抱，茫茫深处，又悄悄红透。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在写到早春的梅花时，诗人居然会听得到“前朝读书人／咏梅三两声”。面对诗人这样的姿态，或许会感到他是在通过诗的方式筛选和编织着记忆，也是在对应现实缺憾的地方确立一种精神支撑。

柏拉图认为，如果批评家不是一开始就被灵感的磁环所吸引，被诗人心中同样的疯狂所侵扰，那么任何理性的批评都是无效的、空虚的。批评家必须比普通读者更纯洁、更深沉地领悟到诗中所传达的一切，同诗人的创造性直觉相交流。事实上，今天的诗的读者，大多都具有批评家的素质，我相信在阅读国华这本诗集时，达到这样的交流沟通程度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把主任送到了火车站，我们在进站口拥抱着，都哭了。很多人走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明白两个大男人为什么还要抱在一起，还要哭。主任说：“保重，保重。”然后就走进了候车室。

送走主任，在回家的路上，我双腿酸软，每骑一段路程，就要坐在路边歇歇。我感到自己一下子被抽空了，一下子没有了依靠。

我只能在南方飘着。

几个月的三轮车夫生活，让我又黑又瘦，但是身体很结实，胸大肌也突出了，摸在手中硬邦邦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会光着上身，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慢悠悠地走过大街；困倦的时候，我会坐在车上，头枕着铁条焊成的栏杆就睡着了；我的嗓门也洪亮了，经常和别的三轮车夫用很粗的话语亲切地对骂着；我的双脚灌满了力量，为了生活，我什么都能忍受。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三轮车夫。

只是有时候，心中会泛起一阵苦涩：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该走向哪里？

有一天黄昏，我刚刚接过三轮车，骑行在大街上，还没有接到一单活，突然传呼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想可能是哪个客户在约我拉东西。自从走上职业化的三轮车夫的道路后，我也开始派发名片。而所谓的名片，就是写在纸片上的传呼号码，见人发一张，上面还写着“拉人拉货，价格从优”。每一个行业都有竞争，社会最底层的三轮车夫也不例外。

我骑到一个IC电话亭前，拨打电话。多年前的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是IC电话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插入IC卡，就能打通。现在，IC电话亭成为了文物，它的踪影从很多城市的街巷消失了。那时候满大街都是人力三轮车，现在也消失了。

电话拨通了，居然是那天晚上我骑着三轮车送往火车站的那名男子，我几乎忘记了他，这么长时间了，他一直没有联系我，我没有想到他会在今天呼叫我。

他说，他就在距离省会城市有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县级市里。他问我是否愿意来他们哪里，他向这家县级市的日报推荐了我，报社一名副总编让我第二天前去面试。

我说，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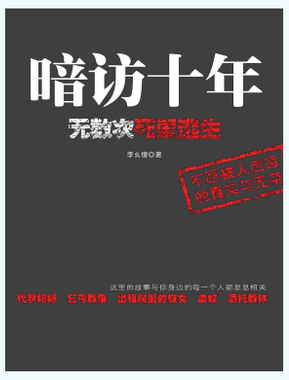
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省级报社和县级报社的差别，我以为全国的报社都是一样的，我相信只要依靠我的实力，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那天晚上我只接到了一单活，然后就回家了。我睡在那间门口写着“意志战胜一切”的房间里，很长时间都难以入睡，我在想着面试会问些什么问题，我该如何回答。我设想着我就是那家报社的副总编，我会问些什么呢？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作品剪贴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这些自己精心写作的作品，能否给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去那家县级市的火车，然后，来到了那家报社。

副总编说：“你的情况，张馆长都向我介绍过了，今天让你来看看，看我们这里怎么样？”

我莫名其妙：“张馆长是谁？”

副总编笑着说：“你还不知道啊，他说他坐过你的三轮车。”



哦，原来那个50多岁的男子，要求我送他去火车站的男子，就是张馆长。副总编说：“他是我们这里文化馆的馆长。”

于是我就说了那天晚上的奇遇，我在路灯下看书，我拉着张馆长沿着江边大道骑行，我说起了我当时的处境。

副总编一直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很诚恳地说：“留在这里吧，我们马上就要改版，要由4个版面增加到8个版面。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记者。”

我点点头。其实当时我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的报社招聘还没有通过电脑实行，招聘的方式也很原始，一是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二是依靠人介绍，三是从自己找上门的人中筛选。

副总编带着我从报社一楼走到三楼，从总编室走到了采访部。他指着采访部里一张空着的桌子说：“你来了后，就坐在这张办公桌旁。”

我深受感动。

当天中午，副总编叫来了采访部正副主任一起陪同我吃饭，那一桌丰盛的饭菜让我喉结不由自动地蠕动。很长时间也没有吃过这些了。那亮灿灿的红烧肉，流着油汁的鸡块，像钩子一样勾住了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挪不动一寸。可是我竭力压抑着心中汹涌澎湃的食欲，强行咽下奔腾而出的唾液，我想：咱是文化人，文化人就要有文化人的样子，不能让人笑话。

10

连载

2001年，春天的晚些时候，郑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里增加了许多新的面孔。

姚待献（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如是说：

我是2001年六七月份和王文超同志等五个副市长一块到郑州的。当时文超同志是常务副市长，我们几个同志一块被充实到郑州市政府担任领导工作。

丁世显（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如是说：

我是7月份到任的。11月份的时候，李克书记主持，市里开了两天四大班子务虚会，大家自由发言，谈对郑州发展的认识和看法，谈郑州经济怎样才能腾飞。正是在这一年，确立了新的经济发展思路，就是要发挥商贸优势、拉长工业短腿、带动农业现代化。

笔者缺少那次务虚会的第一手材料，难以详述它的内部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自由撞击的。但我们会想象出自由发言呈现的一种奇异的景观。许多人都以为这次发言仅仅是工业商贸的对话，没有意识到是城市在找出口。在一个发展凝滞的状态下，城市走到了一个瓶颈，看看如何突围。实际上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或者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更大更突出的印象就是自此之后，城市有了一种深谋远虑的气质，有了一种沉稳坚毅的风格。

王文超（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如是说：

整个“九五”期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7.6%，分别低于全国和全省增速2.7和2.4个百分点。2001年郑州的GDP除高于西安合肥外，仅相当于相邻省会城市石家庄的76.3%，济南的77.68%，武汉的61.44%。工业总产值只是石家庄的74.35%，济南的81.35%和武汉的62.70%。可以说，我们的工业低于GDP增长速度。工业是主导力量，应该靠它拉动经济，它却偏低了。就在我们松懈的时候，青岛、杭州等一些城市却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工业立市的道路，并且很快就跻身于工业强市的行列……

我们之所以将这次务虚会用慢镜头的形式认真回味，还因它完全可以称之为郑州的“历史时刻”。就在这次务虚会上，以往高大靓丽的郑州第一次被人发现原来身有残疾，它似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并不是所有的日子和所有的场合都能说出真话，也并不是所有的真话都能说出真相。它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比如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有一个思想活跃的空间，还要有相同思想重量的人自由撞击。

这就是思想撞击后的发现：工业短腿……

为这次务虚会获得未雨绸缪声誉的还有另外的风云际会。就在这次务虚会后不久，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指出我国在本世纪初二十年代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会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的现状，认为我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水平，正因为如此，十六大报告才郑重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

这是一次令人惊赞的郑州时刻。由于未雨绸缪，有了长长的思想酝酿和思想发动，在虚无处纠结了强大的势能，当中央号令既出，率先动作的就是最有准备的城市。可以说，郑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郑州时刻。

时任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的李克，面对十六大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他在市委常委会上分析郑州时这样说：

为什么说要拉长工业短腿呢？十六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中国才基本实现工业化，专家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工业化只是到了中期水平，也有一些认为到了中期偏后一点的水平。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也是中央为什么提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原因。那么，我们整个国家都还处在这么一个工业化过程，郑州的工业不抓行吗？肯定不行。

时任郑州市市长的王文超在分析郑州时说：

正是十六大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契机。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天赐良机，重整山河。综合诸种因由，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郑州市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应在工业。用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城镇化、带动其他事业的发展……

一个城市都在思考。正像一位记者朋友说的那样，七八年前，即使飘浮在郑州上空的云朵，似乎也具有思想家的模样，凝重，饱满，显得沉甸甸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城市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就像车到山前，坡陡，路滑，方向不明，稍有闪失，就会堕入深深的谷底。但天佑郑州，有了一些会思考的人，有见识的人，这些极具思想力的人从多角度审视着郑州，打量着郑州，思考着郑州，即使是夜深人静星落乌啼，即使是霜冷秋浓月下东山仍苦思不止，终于使城市溢满着思想的气味。

4